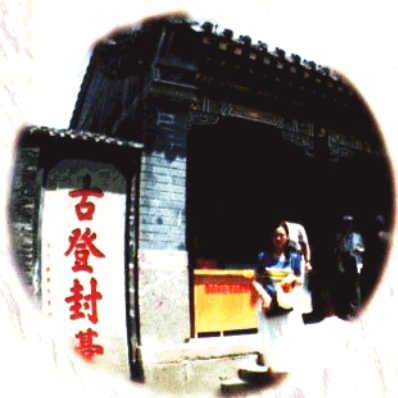


泰山封禅

● 黄历鸿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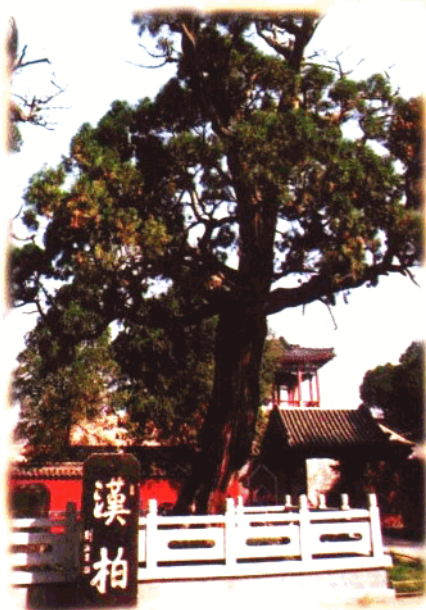
● 山东友谊出版社





古登封台 ↑
李斯碑 ←
五大夫松 ↓





汉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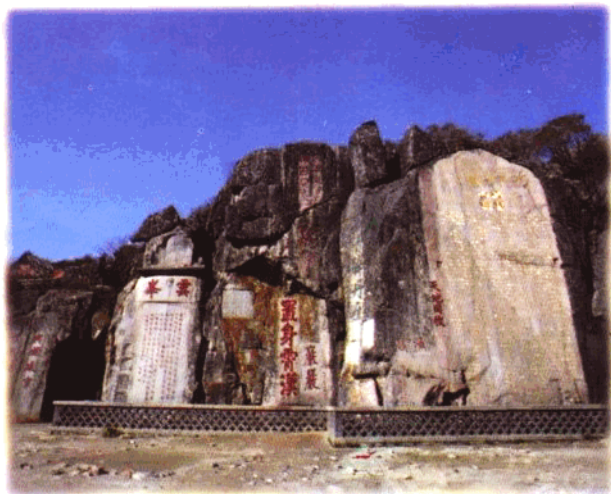
无字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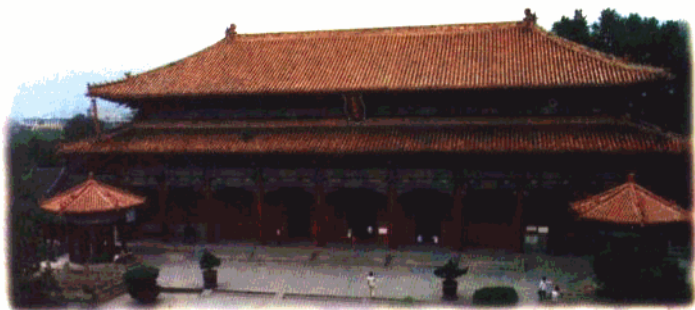
纪泰山铭



双束碑（鸳鸯碑）



唐摩崖



岱庙天贶殿
仿宋封禅表演 →
岱庙天贶殿壁画 ↓



前言

封禅，作为泰山人文景观特有的文化背景，奠定了泰山在诸多名山中的独尊地位。从较浅层的意义上看，封禅是古代天地崇拜与帝王宗教合而为一的一种祭祀典礼，它给泰山罩上了一层浓重而神圣的帝王之气，使有着深厚崇拜传统的国人油然而生敬畏之心；而若深究一步，我们则会发现，封禅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实际上更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在演进中的一种浓缩和积淀，它上承远古以来的鬼神迷信，下接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念，渗杂着求仙长生、祭祖祀宗、扬名立威、告天报地等种种祈求，从朴素幼稚的原始自然观逐步推进到政治领域，天神崇拜与帝王崇拜并为一体，将“天人感应”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封禅的历史，映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史。其中最有价值之处，是它显出了古代帝王迷信对当时政治统治的重要影响。

以较为宽广的视野看待古代封禅，有如下几点应予留意：

一、封禅根本上是远古以来天地鬼神崇拜的产物。且不论传说中的七十二君封禅故事，仅就正史有载的秦、汉二朝封禅，其迷信成份可以说占据了主流。寻求天命转移、君权至上的神学依据，借封禅秘请神仙乞长生不死，是秦皇汉武热衷封禅的主要动机。虽



愚昧之举可笑，但真诚之心不可疑。我们大致可以相信，早期的封禅是整个时代迷信盛行在帝王身上的集中体现，是祭祀古风的虔诚再现。

二、封禅的实质有一个演变过程。历史更迁、时世变幻，其根本原因在人事、政事而不在天意。这一点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开始有所醒悟，其封禅已不似前朝那样神秘，且对封禅的政治目的有了明确的表述：“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到了唐代，神仙方术之类已多为世人视为荒诞，天地鬼神之祀也较前朝大为收敛，以唐玄宗的“道在观政”为标志，封禅的实质从天神崇拜转向了政治上的庆典，古来秘不外传的所谓“玉牒石检”在高宗和玄宗的两次封禅中都公布于众。而最后一次正式封禅——宋真宗封禅干脆为政治目的而不惜伪天书假祥瑞，这种在秦汉之际是欺天违神的作孽之举，却在宋朝成为封禅的公开藉口。封禅的神圣性大遭亵渎，所谓“易姓告代之大礼”“告成功于天”，只剩了徒有其名的形式，其信仰的基础丧失后，封禅的史剧也就谢幕了。因此，由远推近，封禅走了一段从虔诚到不经意再至虚伪的道路，历史的发展不断打破旧迷信，又不断利用迷信。迷信一旦被利用，便表明它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而沦为工具了。明清以后封禅废止，它连工具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

三、封禅所表现出的“天人感应”思想具有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极大普遍性。“天人感应”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最基本的哲学命题，根深蒂固地深埋于民族心理之中，封禅的神学基础，正是建立在这个命题之上的。有史可查的封禅虽只有一千多年，但祭天祀地却并没有因封禅废止而中断，明清在京都设天坛地坛祭皇天后土，实质上是变相的封禅之延续。封禅作为过时的迷信被淘汰，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主要是由于它粗鄙的

远古迷信方式和特定的祈祷目的得不到足够的证实而终遭怀疑，或者说，它把天神天命人格化、意志化而加以崇拜，在历史事实和人们的认识进步面前经不起认真的推敲诘问，最终陷入了难以自圆的窘境。宋朝兴起的理学，将秦汉形成的人格天神改造为更为抽象的“天理”，“天人感应”的观念在新的神学框架下得以延续发展。因此，封禅虽废止，而其神学基础却以变相方式依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封禅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帝王宗教思想，而且体现了更为深广的“天人感应”这一传统观念。

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活动中最为庄重的一种，向往者甚多，而真正能遂愿的却为数有限。因其典礼盛大，仪式特殊，不少人对其祭祀细节颇有好奇之心。由于史料及现存文物遗址的限制，至少在目前我们无法知其全貌。本书除在各代封禅叙述中尽量涉及此题外，另辟专章集中介绍封禅仪式这一问题。由于史无定说，历代大都各行其事，书中介绍只能笼其大略，择其共有，故疏漏遗缺，恐难避免。

依笔者之见，了解封禅，明察细节固然重要而有趣，但过分拘于微小之处易流于冗繁琐碎。其实，自秦始皇到宋真宗，历代帝王封禅动机各异，祭礼有差，根源皆出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状况。大致把握相关的历史背景，是较完整理解当时封禅的必备前提。因此，本书史述部分笔墨较多，望读者谅解。

本书撰写过程中，曾参阅汤贵仁先生所著《泰山封禅及祭祀》一文，受益匪浅，在此特向汤贵仁先生致以真诚的谢意。

作者

1997年10月



引子

现今登泰山的游客，大致两种人居多。

第一种人，对泰山的名气耳闻已久，早存仰慕之心，他们游泰山，如同应邀去品尝一席名扬天下的豪宴佳肴，未吃之前，已是满面肃然之崇敬。这种心情伴随着他们从泰山脚下华美堂皇的岱庙一直看到南天门劈崖而凿的碑文，沿途不停地咀嚼着它陈年的古味，先是震慑于它的庄严凝重，而后各种关于泰山的传闻接踵汇集，朦朦胧胧形成一个遥远深邃的泰山故事，故事的中心，有一个似清非清、似懂非懂的声音在反复低吟：“封禅……封禅……”，这时，我相信他们中多数人会涌起类似这样的疑问：

封禅？封禅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种人，他们游泰山完全是轻松愉快的娱乐，他们心中也许早已忘却了什么崇拜和敬仰了（我以为这种人现在正愈来愈多）。他们嬉闹无拘地沿着登山道上山，不时心不在焉地驻足看看路边苔迹斑驳的古碑，看得懂与看不懂一样地无所谓，随即可能又转脸领略一下山中的风景，心底偶而翻起一股激动，也不知是出于景色使人心旷神怡，还是来自泰山深处那混沌的历史感召。他们就这样一路攀上极顶，在那里喘着粗气环顾满目的古迹碑林，渐渐地，一丝凝重爬上了他们汗珠晶莹的脸，无声地扩展，漫不经心的神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困惑与沉思，我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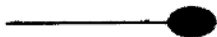


说，他们肯定被什么感动了，也许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内心的震动来自何方。但是，我知道，感动他们的是古人对泰山的真情与虔诚，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祈祷与崇拜，他们未必看得懂却肯定能看出来，在那一柱一阁、一笔一划的背后，有着一一种诚之又诚、敬之又敬的力量，这正好与他们嬉笑无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可以替他们把心中的困惑说出来：

泰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

这两种人的疑问实际上没多大区别，他们有意无意地都在敲着泰山故事的大门，门环撞叩出的印迹，隐隐凹出两个字——封禅。

然而，这个故事的开头却要从小远的地方讲起。



目 录

引子	1
鬼神的魔力	
——泰山封禅的由来·····	1
垂万世，正王度	
——秦始皇封禅	27
升封夸功名，寻仙祈长生	
——汉武帝封禅	57
修复祖统，报功于天	
——汉光武帝封禅·····	100
名山显位，望君之来	
——唐太宗的未遂封禅及 唐高宗、武则天封禅	129
登封何以报，因此谢成功	
——唐玄宗封禅	178
纵有天书假祥瑞，无奈山灵不可欺	
——宋真宗封禅·····	196
吾皇曾不论封禅	
——明朝弃封禅，行祭祀	218
登封降禅古来传，总属夸为可鄙旃	
——清朝贬封禅，兴旅游	235
玉检金泥何处所，只道封禅事茫茫	
——封禅礼制概述·····	254
后记	265

鬼神的魔力

——泰山封禅的由来

鬼神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迷信伴随先人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愚昧中的真诚，崇拜中的求知。从天地崇拜到山川祭祀，从自然崇拜到帝王宗教，封禅的礼坛从鬼神祭祀的烟火中升起……



茫

茫宇宙，星移斗转。日出而昼，日落而夜，四季交替，草木枯荣，飞禽在天，走兽在地，鱼游江海，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圆缺，一切仿佛都是井然有序，周始复回，各有所归。然而，另一方面，突如其来的风暴，令人恐惧的日食，反常的气候，不期而至的灾祸……，一切又好像那么无序与偶然，不可预料。先民们面对这纷繁多变的自然现象，不得不提出疑问。这疑问既朴实得近乎幼稚，又深邃得至今让人头疼：

这一切自然现象里，谁是主宰？谁在控制它们？

“自然规律”这个概念是很晚才出现的，距今大概不过几百年。在此之前，人们是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自然界的。追溯至极久的远古，那时的人们尚不能把人自己与自然分开。在他们看来，一切的自然物、自然现象，都和人一样，是有意志、有感情、有生命的，人们以自身的生命体验去想象自然界。在复杂的有序与无序、必然和偶然中，人的意志好像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自己的行为，在有序和必然中弄出一些反常和偶然，比如人的情绪及某种目的可以支配他的举动，一个人得到了可口的食物，本应高兴，但他却故意做出讨厌生气的神态，因此这个人的表现可能让人感觉不可理喻，呈现出反常。由此类推，自然现象也是这样，旱了很久了，是雨季的时节了，该下雨了，可老天偏偏还不下雨；或者该暖和了，却又刮起刺骨的寒风。对此，当时最自然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自然界的背后也像人一样，有个意志在控制它。这个意志一般来说是有序的、可以预期的，但把不准它什么时候发个脾气或高兴过了头，弄出一些反常来。这种以人的自身体验去想象、推断自然物的思维，就是远古人

的拟人思维。拟人思维的结果，就自然地产生了盛行于远古的万物有灵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所有自然物都与一样，是有意志和生命的，主宰控制自然现象的这个意志就叫做“神”，它实际上是人在自然界的想象中的投影，即自然的人格化。当然，神的力量比人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是可行的，可人与神的沟通则难得多，我们的意志很难影响它。因而神就变得诡秘难测，不可琢磨。万物有灵的观念便是远古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基本观念。

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初期，各个自然神都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关的。大至日神月神风神雨神，小至花神谷神，甚至某棵树、某块石头里的神，在它们掌管的那个自然领域里，它就是最高权威。比如求雨就只需向雨神祈祷，别的神管不了降雨的事，雨神也没有它的“上级”。这就是所谓“泛神论”。它是当时人世间的折影，当时的部落社会，也没有统领天下的王。

远古人认识世界的第二个基本观念，是灵魂不死。它来自梦的启示。

人睡着时和死了有某种相似，人在这时候都失去了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的感觉。但是，人在梦里却常做着和清醒时一样的事情，而且已经死去的人也常在活人的梦里出现，他们如同活着的一样。这个奇怪的现象使远古的人很自然地产生这样一种观念：灵魂与肉体。远古人在解释无生命的自然现象时，想象在这些自然现象背后有个像人一样的神在操纵它；他们也想象，在活人的身体里面，也有一个“小人”在操纵人。如果人活着并走动，是因为人体内这个“小人”让人走动；如果人睡着或死了，那是因为体内这个“小人”离开了。人体内的这个“小人”就是所谓“灵魂”。人睡着是由于它暂时离开，它一回来人就“活”（醒）了；而人死亡则是因为灵魂永远抛弃了这个肉体。

它四处游荡，有时出现在别人的梦里。

肉体会老、会死，这是生命的体验告诉人们的；而生命中的“小人”，那个灵魂却是不会死的。梦中的景象时常启示人们，脱离了死人肉体的灵魂能经常陪伴死者生前的熟人，像活人一样活动，并能影响其它活着的人。

这样，灵魂不死就成了远古人们认识人自身生命现象的基本观念。在古代中国，人们将死人的灵魂称做鬼。《礼记·祭法》中说：“大凡生于天地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

万物有灵与灵魂不死的观念创造出一个鬼神的世界，它是全部人类远古文明最基本的认识根源。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它们也逐渐变化，古代人们五花八门的祭神、崇拜等迷信及宗教活动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人类的迷信活动可以追溯到极久的远古。通过史料及对一些原始文明遗迹的考查，我们发现远古人对这类活动热情之高、投入之大，似无法仅仅从认识的意义上理解，或者说，仅仅把它们归结为愚昧无知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的。它必定还有着认识以外的动因，狭义地说，即它背后应该具有某种物质的功利动力。

科学与迷信，作为两个对立的范畴在远古却情形恰恰相反，它们曾是彼此不分的一个整体。科学史的研究证实，人类最初的科学认识，正是从与迷信混沌一体的远古文明中萌生出来的。许多巫术祭祀活动，同时具有科学实验的性质。因此，迷信作法、祈祷施咒等，其中不乏有效的直接功利活动。如果我们能理解科学对人类的物质功利意义，那么应该理解远古迷信也有某种类似的意义。只是当时的人类尚不能辨明其中哪些是徒劳虚幻的行为，哪些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远古人们热衷于迷信活动，

作为他们实践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其文明进程的必然阶段。

远古的宗教、巫术等不仅是科学的母体，也是艺术的土壤。迷信活动产生的舞蹈、音乐、装饰及绘画、雕塑等，同时有着艺术的娱悦功能。至今我们甚至还无法确定，究竟是宗教仰仗艺术的娱悦审美功能而发展，还是艺术借助宗教的力量而完善，抑或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可以肯定的是，远古的迷信活动，必定有着某种娱悦性质。

远古的迷信及其仪式，作为一种载体，对远古人类文化的延续留传，有着巨大的意义。家族、部族的历史，先人的功业、道德、技能、语言及种种经验，通过原始的宗教、神话、祭祀、巫术等得以保存并留传给后代。它是文明代代相承的纽带，亦是生活的教科书。

因此，迷信在远古，既是先人的愚昧无知之举，也是他们文明进步的足迹；既是虚幻荒诞的活动，也是生存发展之必需。

自然现象纷繁无尽，迷信的形式也五花八门。但在这纷繁多样的自然现象里，却有着为数不多的基本的自然关系或法则。相应地，种种奇特怪异的迷信活动，也大致围绕在这些基本关系周围，构成了迷信的基本类型。

空间及数量关系是自然界中最直观的基本关系。它构成人类的生存现实，并直观地表现为形体、距离、图纹及相互间的数量关系。将它们从直观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进行思维，便是今日所谓数学。这里产生了人类最早的科学认识，如古代的天文星象、历法、度量衡等，它也是远古甚至到今天迷信滋生的领域。这类迷信借扭曲、颠倒或更改现实世界中的空间数量关系，创造出一个超经验、超现实的鬼神世界。比如古代巫术及神话中的无生有、有变无、隐形匿迹、幻术以及异禽怪兽、狰



狞鬼妖、巨神小仙、升天入地等等。它们展示出事物反常的运动变化方式和奇异的物体形状，给人的感官和想象以强烈的刺激。

时间关系贯穿世上万物的运动过程，这里同样长期共存着科学与迷信。古代人类逐步认识到四季的轮回、河流枯汛的间隔、运动的快慢甚至生命起止的周期。而迷信则在时间关系的领域里，虚构出一个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长生不死。几乎所有的迷信都多少与这个目标有关。或是炼丹求药以延寿，或是画符驱鬼以祛病，或是祭拜祷告以不老，甚至连苦行修炼、成佛成仙的一些宗教，也是追求在天堂永生。人们无力改变时间，却幻想改变生命的过程，无限延长其周期，或者使岁月凝固在某一刻。这类迷信因其触及到人的生命本能，有极顽强的生命力。

时间、空间关系都具有直观、感性的特点，人可以通过感官或体验去感知它。然而，人的思维却使人具有一种探究万物成因的欲望和能力。于是，它为人类开拓了一片其它动物所没有的认识领域，这就是因果关系。

认识事物的因果关系，基本上属于理性的范畴。这个领域里迷信甚至比科学多得多，它们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这就是歪曲、误解事物间真实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把全部迷信活动分成两部分，即目标与方式。目标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结果”，方式是我们所理解的“结果”之原因。在迷信活动中，无一例外地我们会发现，其方式与目标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只有虚幻的因果关系。从最粗陋的“驱鬼治病”，到自有一套学说体系的封禅，从民间百姓的查皇历定凶吉，到宫廷帝王的祭祀天地，均是如此。

科学对世界因果关系的揭示，无论从深度和广度看，还留